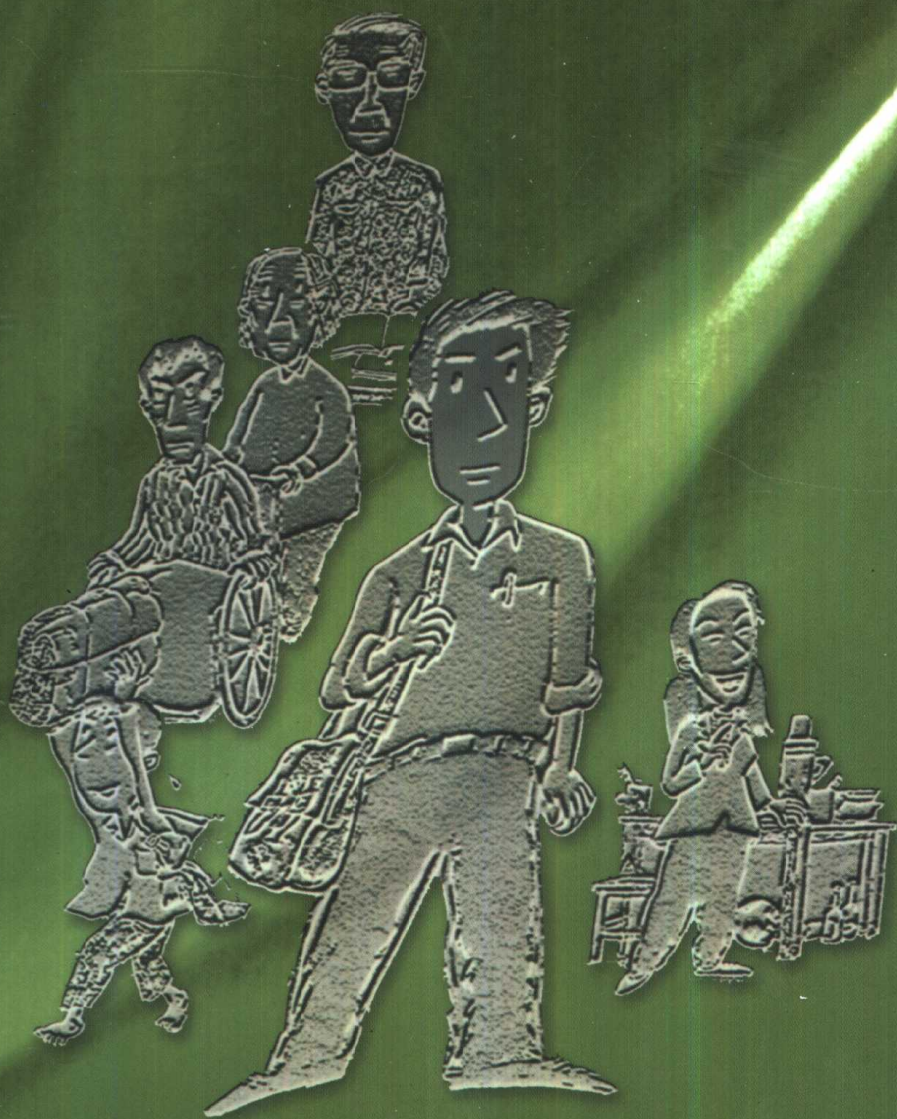


七七级时代

周洪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七七级时代

周洪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七级时代

周洪著.

—广州:广东省花城出版社.2002.7

ISBN 7-5360-3828-3

I. 七...

II. 周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49679 号

责任编辑:李湘湘

技术编辑:易平

封面设计:王越

内文插图:
封面绘画:陈春鸣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

(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5 1 插页

字 数 22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0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28-3/I·3132

定 价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青春年少期，我们破坏；成熟深沉后，我们迷惘；年富力强时，我们落伍。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，不说明我们精英，只因为生逢其时。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如火如荼之际，毕业十年、五年甚至半年的后生们，正看着我们渐渐龙钟的背影说：该退休了……

目 录

一	我的简历.....	(1)
二	我们的班.....	(6)
三	饭之战.....	(10)
四	万卡之恋.....	(20)
五	管乐队.....	(38)
六	女侠秋瑾.....	(46)
七	爪子挠心.....	(52)
八	农民儿子.....	(57)
九	裸体作家.....	(63)
十	谓我何求.....	(78)
十一	23 号文件	(90)
十二	娘子野心.....	(95)
十三	小天使.....	(101)
十四	内部电影.....	(109)

十 五	我们逃课·····	(121)
十 六	考试歌·····	(131)
十 七	美之学·····	(134)
十 八	疯狂中医·····	(146)
十 九	成仁殉葬·····	(157)
二 十	匹夫老陈·····	(160)
二十一	男排事件·····	(168)
二十二	匹夫冷血·····	(175)
二十三	大地震·····	(189)
二十四	地下刊物·····	(203)
二十五	匹夫丁丁·····	(222)
二十六	匹夫牛德·····	(229)
二十七	匹夫大刘·····	(235)
二十八	这是最后的斗争·····	(242)
二十九	匹夫老大·····	(256)
三 十	人类是三天的过客·····	(265)
三十一	永别了，大学·····	(288)
三十二	尾声·····	(294)

一 我的简历

我是煤矿工人的儿子。

有句俗话说矿工：埋了没死。解放前这么说，解放后也这么说。

煤矿瓦斯爆炸时，无数埋了没死的矿工既埋了，也死了。

父亲是真正的无产阶级：三岁丧父，七岁丧母，十岁下井当矿工。当到1950年，解放后，成了有产阶级，拥有了整个国家和整个煤矿。做了主人，还是矿工，热火朝天当到1960年，成了全国劳动模范，去北京见了毛主席。再接再厉，当到1968年，矽肺病发作。两年后吐血而亡，年仅四十五岁。

临终前给我们兄弟姐妹留下遗嘱：千万不要当矿工！

没有父亲的遗嘱，我也不会当矿工。不是不想，想也当不上。刚到当矿工的年龄，毛主席一挥手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1974年高中毕业，就下乡当农民去了。

一边背太阳过山，精心规划自留地，准备做一个能

吃饱饭的富裕中农；一边盼望毛主席再挥手，号召我们回城里去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。

两年后，毛主席逝世。

我站在红薯地里，满心悲哀。毛主席不能再挥手了，我向何处去？中国向何处去？

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高山低头，江河呜咽。黑夜里，油灯下，我也低头呜咽。呜咽出一首长诗《毛泽东颂》，洋洋洒洒上千行。寄给报社，一腔忠诚和满怀悲痛感动了编辑，给我一封回信，铅印：来稿收阅，不拟采用，谢谢支持。此致，敬礼。

半年后，邓小平一挥手：恢复高考。

1978年春节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，还是铅印：

您被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，请于某年某月某日至某日来校报到。特此通知。有关问题，请看《新生报到注意事项》。

高兴得发呆：语文就是语文嘛，怎么又是中文系，又是汉语言文学？不懂。

春节过后，脚穿草鞋，背了铺盖卷，翻山越岭到小火车站去乘车。火车来了，人挤满了，门不开。我把铺盖卷扔进窗户，还没把自己扔进窗户，火车就起动了。急急忙忙把脑袋扔进去，身子还在外边。急急忙忙把身子扔进去，脚还在外边。

最后，把一只草鞋留在了外边。

全身都扔进去了，回头看送行的母亲。母亲和站台已经消失了，窗外是向后移动的山坡。



我把剩下的一只草鞋脱下来，塞进铺盖卷。第二天光着脚进了大学。

我把剩下的一只草鞋脱下来，塞进铺盖卷。第二天，光着脚进了大学。

四年后离开大学，还是那个铺盖卷，还是那张裹铺盖卷的桐油帆布。还是那双脚，但足底的老茧薄了，还多了一双皮鞋，中跟。

我穿着中跟皮鞋坐火车上了北京，又坐公共汽车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二十四台，进了国家计量局。我给母亲写信，给同学写信，告诉他们说，我在首都，我去过了天安门广场。广场真大，要给农民使用，能解决十个生产队的秋收晒粮难题。

正写着，领导慈祥地拍着我的肩头说，私人信件，不能使用公家的信纸和信封。

我想提醒领导，他那私人的臀部，正坐在公家的沙发上。看领导和蔼可亲，没忍心说。

1985年离开国家计量局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同年娶妻，次年生女。

2001年底，进入高中的闺女突然关心起大学话题，问我的大学在哪里。我说在川西平原的雾中，也在箱子底下尘封的日记本里，还在我日渐衰退的记忆中。

闺女觉得奇怪：老爸怎么念起诗来了？

我也觉得奇怪：老爸我念诗了吗？

想一想，还是告诉闺女，多年以后，她要回忆自己的大学中学或者小学，也会念诗。

我说，往事就是诗。

2002年春天，回校参加毕业二十周年纪念活动，

我带着闺女去。面对大学校门，在夕阳的照耀下，我对闺女说：校门里边，就是你老爸学习的地方。

这是你老爸当年光脚丫走过的路。

这是你老爸当年跑过的操场。

那是你老爸逃课的教室。

那是你老爸打架的食堂。

那是你老爸蹲过的厕所。

正指点着，闺女忽然手指荷花池问：那就是我老爸手捧课本守株待兔的地方？

守株待兔是当年典故，“株”是巨大的一棵铁树，“兔”是一位不知名的外系女生，一三五早上七点在铁树东读英语，口齿清晰，声音甜美。隔着树叶，隐约可见长发、长腿和连衣粉裙。微风吹过，送给铁树西一缕清香。

闺女小手又指：那是我老爸偷看人家接吻的地方？

我点头。那地方看上去一般，枯树枯枝在春天的风中摇曳，有几分荒凉。

但二十多年前，那是秋天的夜晚，柳树绿着，玫瑰红着；荷花也开着，有莲香浮动；还有秋月，光华如水，荷叶莲花和池边的夜树，都很迷离。那对接吻的恋人，感觉很遥远，很优美，像在画中。

二 我们的班

二十四年前，我身背铺盖卷下了火车，光脚找到大学接待处时，一个叔叔接下铺盖卷，很热情。我赶紧叫“叔叔”。“叔叔”也赶紧说，他不是叔叔，是同学。

坐学校班车进了大学校园，到了报到处，有“阿姨”请我先坐下，先喝水，再填表，很和蔼。我赶紧叫“阿姨”。“阿姨”也赶紧说，她不是阿姨，是同学。

原来，“叔叔”和“阿姨”都是先我报到的同学，同班同学。

到了宿舍，正铺床，一个真正的阿姨领着一个弟弟进来了。阿姨让小弟弟叫我叔叔。我赶紧说，我不是叔叔，是同学。

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同学一共一百零八人，与水泊梁山好汉同数。

我们中文系，一个年级两个班。两班一起上课，一起考试，一起唱歌跳舞，一起郊游，就像一对连体连心的孪生兄弟。所以是一个班，一个大班。

一百零八人中，男生八十八，女生二十。按照生物系的说法：生态比例失调；按照历史系的说法：一妻多

夫制的摇篮；按照经济系的说法：物以稀为贵；但按我们自己（男生）的说法：才子成堆，佳人全无。

其实，在我的眼里，二十个女生，全都是佳人，全都美丽。

一百零八位同学中，年龄最大的三十四，最小的十六。



如此“三代同堂”实属罕见：第一代多数已婚，且有儿女；第二代未婚，正上下求索；第三代未到婚配年龄，正在长知识连同长身体。

这是典型的“三代同堂”：三十上下为第一代，曾经是红卫兵，参加过“文革”，揪斗过“走资派”，插队当过农民；二十以上为第二代，只能是红小兵，勉强赶上了“文革”和插队尾巴，属于后文革和知青尾。第三代是二十以下，被称为文革后，又被老大哥们戏称为知

青后。

我属于第二代，后文革，知青尾。

第一代多数已婚，且有儿女；第二代未婚，正上下求索；第三代未到婚配年龄，正在长知识连同长身体。

一百零八位当中，出身最高的是省委领导，出身最低的是贫下中农甚至雇农。

还有地主、资本家，还有国民党特务。二十多年前，这样的成分不仅低，而且贱，是人都可以去踏上一只脚甚至千万只脚——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如果不是奇迹，过不了政审关，成不了我们的同学。但过了没几年，宣布阶级斗争结束，那些出身低贱的人时来运转，不仅高，而且贵。征婚广告若有“出身资本家”字样，应征者必定若鹜。

无论以前和以后，无论河东河西，出身矿工家庭的我，感觉都在底层。

2002年春节的毕业二十周年大聚会，能来的都来了。不分出身贵贱，无论职别高低，不管贫穷富裕，大家只有一个身份：同学。

同学一百零八人，只过了一学期，就变成一百零七人了。一个叫苟思醒的男同学暑假回家打零工，被放炮炸死了。他和我一样是默默无闻的人，很多同学都不认得他，到了追悼会上，还想不起那个名字代表的物质实体是谁。

遗像挂在墙头，就想起来了。

为了安葬他，我们募捐了。

追悼会在二教楼 315 室进行。他父亲是个瘦小的民办教师，登台讲话时，几乎看不到脸上有悲哀。他说：

“思醒我儿……”

再也说不下去，哽咽了。

记忆中，很多人都哽咽了。

日记记载，我也哽咽了。

一百零七人一起学习了四年。毕业时，女生乔巧志愿去了西藏，不久便牺牲在世界屋脊上。男生老大出了夔门，十六年后，死于下岗工人的钢钎之下。还有一位男生去了川东，前几年安置三峡移民时，死在拖拉机轮子下。

如今还有一百零四人。

一百零四人中，有的升官了，有的发财了，有的既没升官也没发财却发福了；有的出国了，有的回国了；有的离婚了，有的重婚了，有的再婚了；有的退休了，有的双规了，有的入了政协，有的入了老龄委，有的人入了抗癌协会；有的当爷爷了，有的当奶奶了。

多数同学还健康，或者不健康，或者亚健康。

多数人感觉还好，正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；正年富力强，心志高远。

只是身后有年轻力壮的新生代指着脊背说，这群老头老太太，还不退？

三 饭之战

1

我们的寝室和食堂，有二百米直线距离。中间是厕所。手拿碗筷去食堂打饭时，顺便就将厕所上了。上厕所时，手中的碗筷很麻烦。放外面，没地方；拿手上，两手左右开弓，倒不碍事，但感觉脏：怎么能把盛饭的家伙带进厕所呢？

麻烦了很久，没有想出办法。终于有一天，刚上了古代汉语课，拿着碗筷走到厕所门外时，脑袋里还萦绕着古汉语节奏。忽然间，灵感降临，我毅然决然将碗筷拿进厕所。我对身边的同学说：饭之嘴已进，何况饭之碗乎？

再翻译成现代汉语：吃饭的嘴巴都带进了厕所，何况盛饭的碗筷呢？

这句话不太雅观，也没什么意义，但我一直记着，二十多年来，从来就没有忘记。因为它是大学四年里，我说过的无数话中，最有影响力的一句。那以后，将碗筷带进厕所，我们就坦然了。

从厕所出来，到了食堂，排大队，买小菜。

蔬菜便宜，五分钱一份。肉菜略贵：肥肉（红烧肉、粉蒸肉等）两毛，瘦肉（鱼香肉丝等）三毛，半肥半瘦（回锅肉等）两毛五。

主食简单：米饭和棒子面窝窝头。

米饭是细粮，棒子面是粗粮。那时候，粮票还没取消，粮食定量供应，每人每月三十来斤。三七开，七成细粮票，三成粗粮票。那时候，流行细粮，不流行粗粮。城里的同学就用粗粮票换细粮，用棒子面换米饭。两斤换一斤。

同我换。我也喜欢细粮，可惜吃不饱。一斤细粮换两斤粗粮，就稍微饱些了。

忽然有女生找到我，悄悄拉我到僻静处，请我帮忙。我听说自己还能帮同学之忙，特别是女生的忙，受宠若惊，直拍胸脯。说论学问、论才华，都帮不上忙。但要论力气，还是可以“不吝”。

女生叫乔巧。乔巧先谢谢我的豪爽，然后说，她的饭票吃不完，担子很重，希望我帮她分担。我赶紧答应没问题。答应过后，才听明白，乔巧看我吃不饱，成心要送我饭票——细粮。

接过饭票，心头涌起感动。不知道怎么客气怎么感谢。刚学过古文：生子当如孙仲谋。于是，看着她的背